

新華日報

第三十七期



中國國民黨廣東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定期刊物之一

總 理 遺 像

「咨 爾 多 事」



為 民 前 鋒」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前鋒第三十七期目錄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玄夫

終趨死路的閻錫山..... 雲鏞

反動派大聯合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任民

建設與經費..... 孟遠

專 載

本市各校反俄論文比賽揭曉

會 議 錄

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第六十次常會會議錄

目 錄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玄夫

北洋軍閥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已不是一件新生的事情，自從袁世凱，段祺瑞，張宗昌……以至於最近的閻錫山等，都是一脈相承的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結了不可解的因緣。這其中，因為日本想實現其侵畧中國的種種陰謀起見，就不得不利用那些北洋軍閥，狼狽為奸，以便攫取種種的權利。其次藉此可以延長中國的紛亂，阻礙國民革命的成功，消磨國家元氣，使無發展圖強的希望，這種陰謀至為毒辣。而北洋軍閥為保持其地盤和個人利益計，竟不顧將來國破家亡的慘痛，儘管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甘作走狗，不惜把中國種種的利權斷送給她，乞其援助，以期久延殘喘。如袁世凱為陰謀稱帝，破壞共和起見，承認亡國的廿一條件，以討好於日本；段祺瑞為摧殘革命勢力，壓迫民衆計，假北京偽政府的名義，借到日債竟達五萬萬元之鉅。國家的主權給那些

北洋軍閥弄到喪失無餘，日本帝國主義者遂得長驅直入；而北洋軍閥之庸懦可欺，既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洞破，故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北洋軍閥，公然予以掩護，為之援助，以為繼續侵畧的伏脈。我們觀於十六年五月間，北伐軍事着着勝利，北洋軍閥相繼覆亡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見山東將為我革命軍恢復，於是即出兵山東，掩護殘餘軍閥張宗昌，并參加作戰；又十七年四月間，革命軍進迫濟南，行將直搗幽燕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更焦急萬分，慮其侵畧的工具北洋軍閥將完全潰敗，恐失其以非法手段攫得之華北的特殊權利，於是日本田中軍閥又藉口保護日僑，實行第二次出兵山東，竟至鬧起空前大屠殺，——「五卅慘案」。凡此種種，我們都可以証明北洋軍閥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阻礙國民革命的成功，以期久延其封建的殘餘勢力；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侵畧的野心所驅使，也不惜破壞國際公法和道義，出其死力以謀保存其侵畧的工具——北洋軍閥。故此，我們若不肅清北洋軍閥的餘孽，便無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首先就要澈底的剷除北洋軍閥餘孽。

最近北洋軍閥餘孽閻錫山馮玉祥等又陰謀背叛黨國，破壞和平統一了，識者早就知道若沒有帝國主義者為之掩護保障，他們是不敢反動的，一旦他們真的反動起來，援助他們的必定是日本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帝國主義者。試看，自從閻錫山謬倡「禮讓爲國」的邪說以後，奔走於平津大連太原間的無恥政客，其中最活動最賣力的豈不是安福系的流氓麼？（其餘如改組派，西山派等反動份子當然應有盡有。）安福系就是北洋軍閥巨頭段祺瑞所糾結的亂國賣國的亡國公司，也是廉價出賣中國給日本的大掮客，舉國唾棄的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也都是裡頭的大經紀；這是誰都知道的。又北平日使署曾於民國九年收容過安福系的禍首，恐怕大家不會健忘吧！這回閻錫山的反動，日本帝國主義者便認爲侵略中國的時機又到，怎肯放過呢？遂唆使其御用的工具——安福系，挑撥離間於其間，煽動閻錫山稱兵構變，企圖破壞中國的統一。閻錫山因爲需要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也樂得利用安福系（實則互相利用吧！）以虛張聲勢。現在安福系已很賣力的替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扯線了，閻錫山也因爲討好安福系起見，竟要敦請「三一八」的劊子手段祺瑞出山了。據最近三日間的消息：

閻即將到平，聯合北洋系餘孽組織僞政府，聞已決定段祺瑞任僞內長，梁士詒任僞財長，吳佩孚任僞陸軍長，平市秩序連日頓形紊亂，人民恐慌萬狀，較大商號均已歇業避禍。（十九

日南京電）

閻錫山在平另組偽政府，日來此說更盛傳，閻仍取執政制，自任執政，恢復從前內閣制度，國務總理有以段祺瑞充任說，除內閣由段兼，陸軍任吳佩孚，經已內定外，財政梁士詒，外交顧維鈞，交通葉恭綽，均已擬定，此事俟閻到平後，即可實現。（二十日天津電）

軍息，決心背叛後之第一困難厥惟財政，除由陸宗輿經手借外債二千萬元外，近以北平崇文門稅關收入抵借日債五百萬，以正太支路收入向法國某銀行抵借二千萬元，正在進行中。（廿一

日南京電）

閻馮向美德比銀公司所借之二千萬，合同已訂，接洽者為陸宗輿，交款辦法麵粉及現金各半。（廿一日北平電）

外訊，日本極欲我國恢復舊京，故對閻擬在平另組政府之議，極力贊成，此實為日本易於利用威脅外交之故。（同上）

這些消息都可以證明閻錫山的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者，乞憐其援助，以為叛變的準備；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素以挑撥中國內亂為能事，亦樂得借款給他，投其所好，以為日後挾的藉口。故對於閻錫山擬在北平組織偽政府，極力贊成，尤其恢復舊京，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宿願，因為華北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一帶處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中，更易於操縱和威脅的原故。至於閻錫山擬以段祺瑞爲僞政府的國務總理，更足以表明爲迎合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心理，因爲段祺瑞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御用的工具，故以此要職餌之，使之樂爲已助，以撮合於日本帝國主義者，蛛絲馬跡，均有可尋了。

現在安福系爲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扯綫，已經成熟了，據廿一日上海電，說：

日本第一艦隊十九艘，定本月廿九日來青島。

這是怎樣的一個可驚的消息；日本帝國主義者第一次第二次的出兵山東，何一非爲掩護北洋軍閥？現在又擬第三次出兵援助北洋軍閥餘孽閻錫山，段祺瑞，馮玉祥等叛亂中國了。固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出兵有其特殊的陰謀，但其企圖延長中國的內亂，以便於侵畧的進行，則爲路人皆見的事實。據十九日天津電說：

謂豫境形勢不如報傳之甚，因某國希望我國廣續內亂，圖謀澳蒙，故爲種種之挑撥宣傳；又隴海比荷技師亦來電報告，情形相若。

本來製造謠言，煽惑觀聽，爲日本浪人的長技，而電通，東方等通訊社便是他們造謠的大本營，去年中東路事件的發生和馮系軍閥叛亂的時候，他們造謠的伎倆，大家都知道；這回閻錫山的陰謀叛亂，當然又是造謠煽惑的機會了。可是這回日本通訊社的製造謠言，是有意爲閻錫山

作反宣傳的，這又可證明他們的勾結已有難捨難離的趨勢了。

總之，這回閻錫山的反動，顯然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操縱於其間，所以我們要解決閻錫山，不但是個軍事問題，簡直是個外交問題，這種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北洋軍閥餘孽，若不剷除，則中國的內憂外患是無窮期的，而中國的和平統一更難望其實現。末了，我們一致起來——

剷除北洋軍閥餘孽閻錫山段祺瑞馮玉祥！

剷除無聊政客安福系改組派西山派的流氓！

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畧！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三次出兵！

閻錫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勾結

終趨死路的閻錫山



終趨死路的閻錫山

雲 鏞

倡禮讓爲國，黨是決諸黨人，國是決諸國人等謬說，經各方之責備，旋通電下野出洋以踐前言的閻錫山，最近又復挽回馬頭，向着死的道途邁步前行了！

三四天前我們在報上讀到，所謂晉省將領聯名發出挽閻中止出洋的通電，我們早就知道中央這次寬大爲懷，甚而致於委曲求全以斬求的和平統一，將由閻氏之一錯到底而不能實現，而飽嘗戰亂痛苦的西北各省人民，又將因閻系軍閥之背叛，而重遭爛額焦頭的慘禍了！

本月廿一日香港各報有下面的幾個電訊：

一、巧——十八日——閻錫山在并就聯合軍總司令職，同日馮玉祥在陝西就副司令職，閻就職後，電平衛戍部，接收平總部行營，閻用兵計劃，以陝軍一部出鄂北，一部向隴海，晉軍則集中大名，以一部由平漢線南下，入豫後，以大名駐軍入魯，對津浦佯攻，擬

——十七——全部出動平津，平漢北段，隴海，寧西，平漢，津浦北段，各路機客車，均被閻錫山扣留，交通停阻，張學良要求還北寧車，無效。

二、平晚報載：閻馮軍聯合將在平組軍政府，……………

三、閻錫山即到平，聯合北洋系組織政府。……………

上面幾個電報所傳來消息，證以幾天前晉軍將領聯名發出挽留閻氏的措詞強硬的通電，我們至少得相信牠是不同於一般的忖測，或一般的謠傳，換句話說，閻氏的軍閥的原形，已一無掩蓋地暴露在我们的目前了！

閻錫山的反動現在已經是露骨了，在他得意忘形猖狂肆虐的今天，我們已看到了他丟兵棄甲一敗塗地的將來，以下便是他所以必歸潰亡的原因：

一、閻氏這次所標榜的是和平統一，而非難中央歷次討逆為迷信武力的內爭，我們現在無須為根本就不明白黨和革命是什麼的閻錫山來辯解什麼是和平統一真諦，和討逆與內爭的意義之不同，我們只要反問閻氏自己狂發謬論與暗修戰備的行爲，是否是破壞統一，擾害和平？他是否已自居於障礙和平統一的地位？干脆的說一句罷，離開中央而高談統一和平，不但是夢囈，簡直

終趨死路的閻錫山

終趨死路的閻錫山

是破壞統一擾害和平的倡亂戎首了。背叛中央背叛革命的，無論他擁有如何雄厚的實力，但結果沒有一個不是崩潰，消亡的，桂張馮唐是如此，閻錫山當然也不能逃出這個例外。

二·武力之可貴，是在武力之本身屬之於民衆而不屬之於個人；武力的存在，不全靠於武力本身的力量，而在取得人民的擁護與信仰，要不然，雄據中原，聲威喧赫的吳佩孚可以不倒，擁護他軍閥的原形了，姑無論現在擁有的實力，遠不及當年的孫吳，然以孫吳實力之厚，尙不敢根據地祇有兩廣的革命武力，更何況目前中央地位之鞏固，革命武力之雄厚，百倍於十五年出師北伐時的廣東，在目前的情勢之下，閻氏雖欲不亡，亦不可得了！

三·閻氏之敢於背叛中央，他唯一與搜除掉日本帝國主義者外，那怕就要算與他有關譜之雅的馮玉祥所率領的西北軍殘餘部隊了，然而據最近西北將領寫給他京中友人的信，便可明白西北軍對於閻氏誠意之一般：

我們上閻百川的當已够，現在被抓住沒有辦法，大概中央也在上他的當了，在革命的歷史上我們無論如何總比閻好些，不講旁的，單說當初總理北上，到平津時，我們西北軍對於

總理的服從與崇拜，都到了極點，岳維竣軍長且受黨命去進取山西，那時的閻，不但不知有中國國民黨，與總理孫中山先生，而且早已處在反革命的地位了，現在中央却對他這樣重視，一定是上了他的當了！」

我們看上面的一段說話，可以知道西此將領認識閻氏爲人之真切，與對他含恨入骨思圖報復的怨忿之情，將來戰事爆發後，說不定他們要抓住閻氏的尾巴，和他算清從前的舊賬呢！

吳老先生說得好，從前李白張馮種種反動，定要等到中央討伐消滅，至於閻氏這次做法，是含有自滅性的，不待中央去討伐他，他自己內部不久自會崩潰的。這並不是無稽的預言，這是必然的事實，我們且睜開我們的眼睛來，看那最後的一個軍閥——閻錫山之沒落罷。

十九、三、廿二日

廣州畫報

這是本部定期刊物之三，也可說是代表南中國的唯一藝術刊物。內容豐富，印刷精美，第四期現已出版，每份定價銅仙四枚，購請從速！

終趨死路的閻錫山

反動派大聯合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反動派大聯合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

努力

任民

最近閻錫山聯合馮玉祥以及一切反動勢力大肆反叛的行動，一面進兵魯豫向中央進攻，一面擬在北平組織偽臨時政府，並就偽陸海空軍總司令職，最近報載：

「閻錫山擬在北平設立偽臨時中央政府，已邀請吳佩孚爲陸軍部長，段祺瑞爲偽內務部長，梁士貽爲偽財政部長，」又「閻馮聯合將在北平組新政府，統系下之軍隊，擬取消國民革命軍名義，改爲中華陸軍名義，現正商酌中」。

我們看了這兩段新聞，早已曉得不懂主義，不要民衆，不要黨的腦筋簡單，封建思想最深而又絲毫沒有脫掉軍閥香氣的閻錫山，難免不硬幹出這種開倒車的事來，這種事情又很來得滑稽可笑，我們總不會健忘；高唱着武力統一迷夢，蹂躪長江各省的吳大巡閱使，和三一八在執政府門前慘殺無辜的民衆的段執政，他們的政績，我們總會領教過了，我們未必相信，在現在中國這個

破碎的局面中，祇有靠他們纔能够把中國收拾起來，假使果真有這種能耐，那麼在過去他們執政的時候爲甚弄不好呢！而且假使目前需要一個這樣的政府，則數年來的革命是多事，過去的努力和犧牲也是白費了，所以這祇能陷中國於更其破碎，更其不可收拾的境地中！

這不過表示閻錫山的無聊而已，個人的私慾，環境的包圍，勢成騎虎，不惜聯合起一切新舊舊的反動勢力，作一次最後的掙扎，我們只覺得他這種舉動無聊而又滑稽而已！

我們從這裡面可以尋出三點意義來！

一·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明顯的分野——年來革命運動的消沉，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其原因是從革命勢力北進之後，革命勢力投入數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的包圍之中，潛移默化，單弱的革命勢力，難免不少數爲其同化，同時反革命份子——殘餘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也就乘機投入革命勢力之中，也侈言革命起來，黑白混淆，只有見反革命勢力的猖獗，革命勢力反隱晦了去，這是革命運動消沉的緣故，然而革命的勢力並不因消沉而瓦解，還是在暗地與反革命勢力抗爭，革命者終于是革命的，反革命者終會走入反革命的路，所以革命與反革命自然會劃分起來，這一次反動勢力的大聯合，很明顯地分出革命與反革命的陣綫，我們覺得，

反動派大聯合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反動派大聯合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這到是一種天然的清黨運動，是革命前途的大幸事：

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革命勢力與反革命既然很明顯的劃成兩個陣綫，則所引起的鬥爭，當然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

三、帝國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鬥爭——報載閻錫山令陸宗輿經手借外債二千萬，又以北平崇文門稅收入抵借日債五百萬，以正太支路收入向法國某銀行抵借二千萬，從此看來，帝國主義又用出接濟它的走狗——軍閥和一切反動派，利用走狗這種故智來阻礙中國革命的進行了，所以實際上這一種的鬥爭，實在也是帝國主義和三民主義的鬥爭、

現在，代表革命勢力的是現在整個的中央，和大多數的革命民衆；代表反革命勢力的是；北洋軍閥，安福系，桂系，改組派，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共產黨，現在的小軍閥和專橫的武人，以及一切官僚政客買辦土豪劣紳新新舊舊治爲一爐所形成的一個反動大集團，在這反動大聯合中，我們覺得並不爲革命前途悲，而反爲革命前途喜，因爲：

一，使民衆明白認識革命與反革命的面目——革命的成功，全靠有民衆的基礎和擁護，現在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之劃分，很容易使民衆得到明確的認識而知所擁護。

二，革命勢力得到一個很大的奮興劑——反動勢力聯合向革命勢力進攻，予革命者以一個大刺激，使革命勢力知所警惕而奮興起來。終至突破革命的阻碍而達到成功的路。

三，反動派完全集合在一條反動線上，可以一網打盡——過去反動勢力參雜在革命勢力之中，不容易清除，現在既然離開革命的隊伍，目標顯著，消滅自易。

四，反動派自身的危機——反動派自身的基礎又沒有民衆的擁護，以及內部的利害不一致，自身包含着許多矛盾與危險，恐怕不待中央討伐，便自己崩潰，

由這幾種理由，我們可以肯定說反革命勢力無論如何聯合進攻，其結果祇有自陷於滅亡，而革命勢力也就因了反革命勢力的滅亡而更有驚人的發展；

現在，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是一個正確的主義，和堅固的革命黨，已經有了博大精深的正確的三民主義做革命指導的原則，和有悠長歷史而又有堅強基礎的中國國民黨做革命的指導者。我們祇有擁護中國國民黨和奉行三民主義去求革命的成功，對於閻錫山這種開倒車的行動，不但覺得是節外生枝，而且是荒謬絕倫滑稽得可笑！

所以，當這反動派大聯合來向我們進攻的當中，我們無所用其驚懼與退縮，我們只有嚴整我們的革命隊伍，充實革命的力量，抱着大無畏的精神，依着 總理的遺教去努力，向反動勢力作殊死戰。我們相信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們！

反動派大聯合中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建設與經費



建設與經費

孟遠

依照本黨革命的程序，現在是軍政告終，訓政開始的時期，在訓政時期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建設。因為經過軍事大破壞之後，國內一切工商業以及交通教育等等，都蒙受絕大的影響，何況我國向來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就沒有經過軍事的破壞，而建設的需要都是不可緩的。所以說到建設，不獨是久經戰亂的民衆的大旱的雲霓，而且是中國由黑暗趨向光明的大道。誰反對建設，誰破壞建設，都是民衆的公敵，國家的罪人，罪在不赦的。

雖然，建設建設，固是舉國上下都知道刻不容緩的要圖，可是建設的實行，非空喊可成，夢想可至，必須有偌大的經費而後可。值此民窮財盡的時候，國家的行政費，倘且有困竭之虞，更何從籌劃大筆的建設經費呢？這個問題，不獨一般民衆會疑惑不解，就是政府當局，也不免躊躇焦慮。因為以目前情勢而論，中央政府雖欲勵精圖治努力建設，但是惟恐中國不亂之一切反動派

如共產黨改組派西山派政學系及一切封建軍閥等，必欲從中搗亂，破壞編遣使中央在訓政時期中，仍不能離軍事的平叛鎮亂的工作，以致雖欲節省的軍費，都不能節省，比方就廣東而論，如果沒有桂系軍閥及張逆發奎之入寇，理應可以幹出許多建設工作給民衆看了，但是就因為張桂軍閥的搗亂，所以一年以來，廣東財政，用于軍事者多，用于建設者少，至于現在，金融更受影響，一切建設自治談不到了！故此建設的先決問題，第一步要政局安定，第二步才能談到經費問題。

普通說起國家經費的來源，大約有兩端，一是對外借債，二是對內課稅。談到對外借債，便是引入帝國主義勢力之一條最大捷徑，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的時候；對外借債，無論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或實業性質的，都有同樣的危險。沒一個人在借外債的時候，不是說我要利用外國的資本，而不為外國的資本所利用的，然其結果，適得其反，最傷心的，如今中國可以稱得起建設事業的如鐵道等，那一樁不是成了帝國主義的根據地，各路所用洋員，處處總與中國政府反對，無論他們怎樣，主持交通的長官，也不敢說他半個不字，所以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這一層，則「建設」二字，徒然成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工具。講到對內課稅呢，更是悲從中來，如今人民還禁得起加重負擔麼？在人民身上，搜括出錢來以從事建設，至少可以譬喻做將本錢來做生意，雖

建設與經費

建設與經費

不能一本萬利，也要得到相當利益，但是我們看看君主時代的辦河工，民元以來的國營實業，經辦的人，那一個不濫支經費，趁勢分肥。所以結果無一不糟，無一不壞，這樣還談到「建設」嗎！

在中國財政狀況之下，要以政府的財政餘裕，舉辦生產事業，最近實為不可能之事。然而我們中國困苦呻吟於外債的壓迫之下，經數十年，已如上段所述，現在國人多聞外債而談虎色變。但我們須知，以前所借的外債，多沒用到生產事實，不但沒有由外債而增殖資本，而且原有的資本，也消耗於炮烟彈雨之中，即是用到生產事業，亦率因辦理不善或經手中飽，沒有成績可言，國民須知，外債足以亡國，同時，也可以興國。到了現在，美國在世界上已成爲最大的經濟的強國，然其所以能得到現在的地位，主要則在由於借用歐洲資本，共產黨支配下的蘇俄，也極力於利用外資以開發富源。所以現在在不是可否輸入外資的問題，乃是怎樣利用外資的問題。以輸入的外資，投於生產事業。不僅還本付息，確有着落，而且可以逐漸增加資本的分量。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擁有過剩的資本，力求出路，我們正可以設法利用。但是我們同時不要忘記了借外債的危險，借外債可以譬喻作賭博的孤注一擲，不勝則敗，所以說這種資本可以興國，同時，也可以亡國！我們切記，中國是一個弱國，是一個被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弱國，得能不借外債，還是不借

外債好，如果是借外債，有三點須注意：第一，借款訂約，我國除履行債務責任外，不能附有任何損失國權的條件；第二，所借外債，不能用於消耗的政費，應完全盡行投資於有利的生產事業；第三，經辦的事業，須有切實的保障，經辦的人，須有切實的保證，如果有中飽舞弊之處，黨與政府，應不顧情面，予以最嚴厲之處罰！這三點最要注意的，不過以目前情形而論，就算舉借外債有百利而無一弊，但是外人方面，也未必肯投資，所以目前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求諸自己較為有把握。目前我們應當實行的辦法，照我個人意見，切實而有效的，一曰開源，二曰節流。這兩種辦法看來雖是很陳腐，但要看我們力行的程度如何，如果切實的不虛飾的施行，則一定可以化陳腐為神奇為有用的！

開源的方法，不必開抽什麼糞溺捐或各種煙賭稅，擺在我們目前的輕而易辦的方法，（一）確實丈量地畝，使富人不得以多報少，適用累進稅減輕平民負擔，（二）以累進稅率徵取所得稅，（三）徵收遺產稅，也適用累進稅，這三項實行，政府收入已增加不少，何必一定要開抽那種害國病民的煙賭稅或各種雜捐呢？

節流的方法，也非枝枝節節減少必要的行政費入手，應當實行的方法，第一政府應為事業而

建設與經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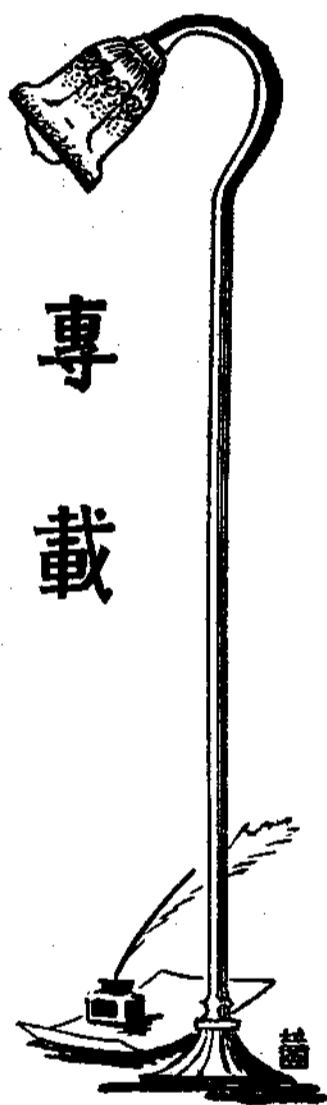
建設與經費

設機關，不應爲人而設機關，現在有許多機關，職責相類的或不必設立的，應該合併的合併，應該撤裁的撤裁。第二，一個機關之中，應量事而用人，不應爲人而擴張其機關的組織，否則，人員既爲濫竿充數，毫無事情可做，而在國家則徒然妄費公帑，殊屬不當。在黨治之下，應當要痛除這種積弊的！

現在「建設建設」的聲浪，已高唱入雲，但說到實行，則人人都推諉「無經費」，其實真的無經費嗎？不是的，祇要看上述兩個方法能夠實行與否，如果能夠實行，相信一定有辦法的！

世界五十年內將遭黃金荒

巴黎訊，據法國金飾商人觀測，世界行將遭一種金荒，在五十年內即將實現，世界金產額之頂點，於一九一五年達到，計共值美金四萬五千萬元，自是以來，逐漸減少，至去年僅得四萬一千五百萬元，查金荒之原，爲金礦之漸形耗竭，及各國銀行與富家之窖藏黃金，近年新金礦未有發見，法美英三國國家銀行藏有世界金產之大部份，而印度於十年來亦吸收大量黃金，印度人以金爲飾品，民間藏金不少，東部各酋長均積巨金，據英人方面測算，某一大州之酋長藏有四千萬美元之黃金，又今日全世界作飾品之金比一九一〇年已增兩倍，此皆爲黃金缺少之原因云。



專載

本市各校反俄論文比賽揭曉

中俄決裂的責任應由蘇俄負擔的種種理由 市師邱桂英 高中組第一名

一，引言

中東事件的擴大，演成了中俄邦交的決裂，這使世界上留心國際問題的人都喚起了莫大的注意，假如我的推想沒有錯誤，在這中俄交涉日趨險惡的情狀下人們所求明瞭的，是中俄的是非曲直問題，再說限制些，人們所探討的焦點，實不外側重在中俄決裂責任該由誰負擔那點上。

這是很顯然的，俄國之利用中東路和據有中東路自有他的歷史的背景，和政治上，經濟上，

專載

專 載

軍事上種種相當的利益使然，他們爲了要維持改善他在國際間的地位，就算在幾無以自解的橫暴的事件下，也會勉強找出他們的所謂理由，而別方面，祇要一個不是對於中俄過去的外交事件全屬茫然的人，當可窺見中國的收回東鐵自有了天經地義一般的根據，在這各說各話的爭辯中，去判別其是非曲直想于中俄決裂的責任該誰負的問題，求個適當的解答，這在事實上很不容易的。

國際間的事件，牽涉是很大的，牠的內容往往過于複雜的緣故，不容易給人家明瞭；尤其是這次中俄糾紛案，俄國施其狡惑虛飾的慣技，捏造了種種騙人的事實，表面上，中俄兩國對於中東案的措施，各有各的藉口，不是稔熟個中情形的人，誰也不易用強有力的理由，判定曲直究在何方，事實上，中東事件的爆發，我們得到俄國蠻橫的凌侮是很大的，但在我們要判定中俄決裂責任誰屬的時候，要得個使俄人不復有遁詞的確當的結論，一切帶感情的話都不宜于暴燥的說出，我們的理論應全以客觀的事實爲依歸，假如我們由此求得了真正的曲直了，到那時我們就可嚴重的如宣布死刑一般的宣告誰是理曲的國家，這次決裂的責任，當即由理曲的國家去負擔，——雖然爲了當前環境的激盪，我們真是個愿 爲黨國犧牲的熱血者，——但於處決這問題時，我們既把批評態度確定了，現在就可以開始去推求中俄決裂的責任誰屬的問題。

一一、中俄爭論的重心

一九二四年的中俄協定如上述這次中俄糾紛，表面上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藉口，我們去研究這甘爲戎首的責任問題，自要觀察雙方所提出的論証，以定曲直。祇願一方面隨便鹵莽的肯定，難免有偏于主觀的流弊，不足以折服人家的，爲這緣故，在此處我打算把中俄雙方所依據的錄出來，求雙方共同爭論的重心，本住那重心，再加詳細的論列。

一、東北當局報告接收中東路的經過：

哈埠搜查俄領館共黨一案，其善後處置方法，迭經中央籌劃一切，查蘇俄以中東路各機關爲赤化中心，依奉俄協定之規定，則我國于中東路有應取回之權力；而蘇俄延不履行者，欲使我防共之計劃不能實施，故爲防共計，應先收回該路之管理權，而所收回之權，則以中俄奉俄協定爲限，我方催促蘇聯至再至三，彼竟絕無交還之誠意，終至不得不強爲執行，本月十日關於行政方面之執行事項，若解散鐵路總工會事，與中東路有直接關係者也，此尙有與中東路有間接關係者總之中東路與東省特區，關係複雜，非單純之鐵路事件可比，而我方于執行者，亦祇強迫其履行協定，而非無條件之沒收也」

專 載

二，蘇俄二次通牒撮要：

「……敝國已命令在東三省俄僑及中東路服務之俄國官員一律召回本國；并鄭重聲明保留一九二四年簽訂之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及暫時管理中東鐵路協定所規定之權利……」由此看來，則中國之收回東鐵，是以中俄協定為依據；而蘇俄之抗議，又以中俄協定為抵抗的唯一武器，斤斤於中俄協定所規定的一切權利的保留，那末「中俄協定」不用說是為雙方的爭論的重心了，然而，中俄協定的內容怎麼樣？許多人都曾了于心，現在為要確定本文立論的基地起見，特將牠的條文擇要照錄如下：

（第一條至第三條畧）第四條 蘇俄政府根據其政策，及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兩年宣言，聲明前俄帝國政府與第三者所訂之一切條約，協定等項，有妨害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為無效，締約兩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條約及協定 第五條 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為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第六條 兩締約國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該國境內不准為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為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第七條至第八條畧）

第九條 兩締約國政府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根據下開原則將中東鐵路問題解決 一、兩締約國聲明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于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概由中國官廳辦理， 二、蘇聯政府允許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及該路所屬一切財產，併允諾將該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以下畧去）第十條 蘇聯政府，允予拋棄前俄政府在中國境內任何地方根據各種條約，公約，協定，一切租界等等之權利及特許權，（第十一條至第十五條畧）上列條約，是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時候，中國代表顧維鈞和蘇聯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簽訂的，自簽字日起，至兩國未正式絕交，或未正式共同宣布失效以前止，（俄現雖正式聲明絕交，而此項協定，彼仍聲明保留），自然有國際法律上的效力，我們既已知這次中俄爭論的重心，就在這協定上面，我們唯一的辨証法，就是根據那協定的內容，看誰違反了其中的條文，誰便要負這決裂的責任，誰也不能蠻橫的抵賴，這協定在這裡，我們不防拿牠作試金石用，看看誰是真的，即是合協定的；誰是假的，即是違背協定的。

三，中俄決裂責任的負擔者

專 載

專 載

由中俄協定看來，表面上，蘇俄的確像很有仁者之風，過去的歷史可以給我們作証的，積弱的中國，在近世外交史上，老是吃了列強的大虧，而蘇俄那面竟能這樣的公正與慈祥，！和中國訂下互惠的條件，在我們，自然是拜賜不已，然國際間的協定並不是兒戲的勾當，一經簽訂，是不能祇拿口惠而實不與的態度來敷衍的；至于因利慾，殘酷的激盪，不惜把協定反悔和破壞，更是下流無恥為舉世的罪魁，我們現在試拿最近的對華政策和動作嚴密的比對，看看蘇俄對協約究竟是實惠，還是反悔；是維持還是破壞？

A. 宣傳赤化組織共黨：共產主義之不適用於中國，和共產黨之應該給中國滾出去，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假如蘇俄是個稍能自重的民族，便該在中國清共時，把中國共產黨的招牌收回莫斯科以那種如禍水一般的主義留給自己使用，飲鴆而自斃，然而要他們這樣幹，倒不如叫他們不做斯拉夫的一員，他們為要滿足他們殘酷的願望和野心，老是想赤化中國了，他們在莫斯科設立遠東共產黨中國部，以熟識中國政治科地方民情的人，和外務人民委員會的一部，構成這種組織，這部關於宣傳赤化的一切計劃及其他進行事項，則在他的全部聯邦共產黨檢察院嚴行監督之下，這樣，他們還以為未足，在中國裡面并另設共產黨北滿委員會，凡蘇俄的副領事，書記官，都更迭

的爲委員，該委員會以哈爾濱爲中心，且沿在鐵路綫各站及其他重要地方，均設支部，爲北滿宣傳共產的執行機關，除部長由莫斯科共產黨中央部指派外，其餘部員，即各該地黨員，或鐵路職員所組成的，從這一些事件看，要使中華民族整個的換了色素的蘇俄在北滿已大張了赤化之網，這結果東鐵沿綫的蘇俄人民或路員組織的各種局所會社，以至公司洋行，無不是共產黨的機關，哈埠俄領那次搜查，就發現了不少的此類重要的証據，這種擾亂別國家的宣傳和組織，是國際間最該禁止的事，何況中俄協定第六條有「……並允諾彼此不爲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相反對之宣傳」的明文的規定，蘇俄這次公然的幹下去，協定之謂何？

B. 實行暗殺主義：「按諸本地情勢，欲實行暗殺主義，爲時尚早，應于事先妥爲籌備，其中不可缺少者，即增加錢款購買爆炸物及其他與此目的有關之材料，以備南京遼寧及中東路沿綫一途應用」！這是由哈爾濱經過海參威直向莫斯科第三國際報告的長途電報之一節；同時另有由海參威致東鐵電務處轉 V L P (第三國際代表) 之長途電報：「尊處爆炸物是否足用。利用綠器之計劃若何？按照閣下所報告，可否及何時將所有暗殺材料供給南京方面。設使將中東路沿綫一帶加算在內，何處可以集中錢款？」又由哈爾濱經海參威向莫斯科發來長途電報謂「利用把持電

專 載

局，取得中國籍，而實行暗殺工作」此外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由莫斯科經海參威向哈爾濱發來長途電報，及一九二九年一月廿日的哈爾濱經海參威電莫斯科第三國際，其中內容，皆為暗殺團之組織在南京遼寧及其他要埠，實行暗殺的計劃，均經東省特區行政長官破獲，蘇俄這樣舉動，又何有於協定第六條的規定？

C 組織秘密軍；從蘇聯領館所搜獲的自莫斯科經海參威達哈爾濱的電文；云「此間第三國際委員會，深知此項行動（暗殺）之危險，仰俄華各員，不宜徒託空言，應須經過充分之時間，吾外交等代表，正在造就其機之時也，倘嗣後如有不順利時，第三國際委員應組織秘密破壞軍，以實行完全毀壞東省鐵路（即中東鐵路）各機關之計劃，取銷軍事機關之文件，對於第三國際委員，有極大價值，故應積極設法將軍事機密文件繼續取出，」從這電報看起來，蘇俄竟打算用直接的軍事行動，炸毀中東路，破壞中國的統一，那協定內；「兩締約的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之規定又安在哉？

D 違反專營商業條例；又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一項經說明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無其他作用，然經事實告訴我們，蘇俄何嘗是以那鐵路單純的替商業着想？他們簡直借中東路為宣傳赤化的

中心，其含有重大政治意味，違反專營商業條例，不用說，是顯而易見的了。

E 蔑視外蒙的中國主權：外蒙是中國領土，是蘇俄所認的，況蘇俄又在協定第五條聲明：「尊重在該地領土內中國之主權」那麼，蘇俄應該遵行才是，可是，在中俄協定進行中，俄代表忽與號稱外蒙的代表締結俄蒙密約，這約的內容，比較舊俄政府時代的俄蒙商務專條還來得利害，就是蘇俄對蒙不單有經濟上的利益取得權，還有政治上的支配權，他簡直把蒙古劃為他的屬地，蘇維埃政府成為外蒙的太上政府，使外蒙永遠在他的勢力控治之下，失去獨立的地位，任他宰割，為的這樣，怪不得他們對蒙的工作是擴大了，計劃是嚴密了，去幹那赤化外蒙和煽動外蒙脫離中國的勾當，這種又是不可掩的事實。

F 承認俄前皇所訂妨碍中國主權利益的協定：一九二五年一月（距離中俄協定成立期不過六七月）蘇俄政府與日本全權代表芳澤謙吉，在北京正式簽訂損害中國主權及利益的日俄協定，內容最關切的一點是，「蘇俄允許一九〇五年的樸資茅斯條約依然有效」所謂樸資茅斯條約，其中大部份是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以中國蒙滿一帶被蘇俄所侵佔之利益，作為俄國戰敗的犧牲，讓與日本的協定，但是，距此數月前所訂的中俄協定，明明規定蘇俄政府，聲明對於前俄皇時代與第

專 載

三者所結之一切協定等項，如有妨害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歸無效」，蘇俄總不會忘記了吧！怎的又這樣的「出爾反爾」？那反足顯示了他背棄條約的信義。

由上四點觀察，那末蘇俄違反中俄協定，是昭然若揭了，這裏或許有人說：蘇俄固然違約，但中國對於中東路案未免操之過切，致手續不合，難免蘇俄振振有詞，真的，我們不單要研求蘇俄有沒有違反協定，同時也須檢察中國有沒有違背了協定的精神？要解答這問題，應（一）先要研究中國曾否沒收蘇俄在中東路的權利？（二）考求中國收回東鐵是否合法的？

從第一點說；根據協定第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見前）中國以片面的理由，單方沒收了蘇俄在東鐵的利權，自然也是不合的，不過這裏面該當明白的，是中國為保障國家的安全的原故，實祇有收回東鐵之一法。何況所收回的並非全部的權利，而祇是那鐵路的管理權；鐵路事務，仍照合辦性質，公開營業，和持平辦理的，中國并不會有不分皂白，硬將蘇俄應得的利權完全沒收的意思，這是中國外交當局，和「東特」「東鐵」當局所鄭重聲明過的。從第二點說，我們自然承認凡屬合夥的東西，如一方欲收回，須得他方的同意，而共商收回的步驟，這裡所謂步驟，就是手續問題；不過我們同時也該知道，凡是國際間發生收回合辦事件的程序，是由于利益的衝突，彼方

不滿于他方面而起的，在這利益相違，意見相左的情況下，而欲使他方同意于己之收回，是很難的，所以在萬不得已時，假如是合理的，也可用強制的方法施行，這個國際上的原則，也許適于中國之收回中東路權，然而，中國收回東鐵的手腕，也並不是怎樣的強硬，我們試看他們收回的經過，便知道了，因為中國當時是採極端的和平方式的柔軟交涉的手段，冀達收回的利益目的，可是受俄方的敷衍，冷談，一切都成了泡影，別方面，爲了要應付那由蘇俄所激起的政治環境的原故，不能以此終止的，所以最後的辦法，祇有下令免俄正副局長職，而收回鐵路的管理權，定可知中國所出的這種手段，是萬不得已的，是合法的，並不怎樣違反了協定的精神，

綜合這數點，違反協定的責任。不在中國而在蘇俄，實是一件無可反正是事實，前面曾經說過了，誰違反了中俄協定誰便要負這次中俄決裂的責任，我們現在既已以公正的態度，確當的理由，判定蘇俄爲違反協定，那末，這次中俄決裂的責任，便由蘇俄負擔，然而，那祇就中俄對協定的本身遵守與否，而判別決裂的責任，祇不過是從總理上立論，至于自中東路案爆發後中俄雙方的措置，這種行動上的表現，也可作我們再從事推斷決裂責任終究誰屬的資料。

專 載

(一) 中國方面：

當中東路權收回後，蘇俄政府，曾對中國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從速召集會議，解決中東鐵路，應將不合法的舉動取消，(二)所有被逮的蘇聯機關人員，應從速釋放，——這是蘇聯政府在他第一次致華通牒時所開列的條文以他們的蠻暴，同時并限中國政府于三日內答覆說：「假如無完滿答覆，蘇俄即取斷然的手段了」，在這情形中，中國政府的態度又怎樣。我們可看他的復牒：「中國政府，始終貫徹其寬容之旨趣，爰即根據事實，予以相當的答復，并期自覺，俾中俄間各項問題，得以商洽，」這是何等的表揚了泱泱的大國之風，也是婉轉的屬望俄國能够自覺，後來蘇俄詭砌中國政府復文者，正式聲明絕交，並派重兵壓境了，他釀成的形勢，是何等嚴重的呢？然而，中國不憺忘的將中俄糾紛案提交國際聯盟和非戰公約諸簽約國聽候各國的處決，這固可以表示中國政府始終努力保持和平，用以貫徹非戰公約的精神，別方面中國人愛好和平的天性，也可揭發無遺了。

從上面蘇俄第一次通牒看來，他所要求解決的是權利和法理的問題，這種要求，我們承認他非盡為無理的，不過他末後所謂「將取斷然的手段，」都已隱約地露出來了險惡的面孔後來在中國

政府的復牒給他們以後，蘇俄二次通牒接着來了，他的通牒的內容是。……「蘇俄政府，認為所要求各項中國答復，不得要領，現已不適用此項和平方法，敵國已命令東三省俄僑，及中東鐵路服務之俄員，一律召回本國，……」並正式聲明對於中國絕交，……」這種悻然之色，活現紙上，誰說他們不是如惡魔一樣的民族呢？

蘇俄二次通牒發出了不久，接着他的飛機便到中國的境內翱翔着，砲艦，軍隊，便又移到中國來施行種種的屠殺，當然他要所謂言顧行的顯示他們的「斷然手段」的高強，并打算在嚇威之下獲得他們所希冀的東西，收他們所自詡的「非常好友」(?)的果，所以後來雖曾要求中國談判，然總是持了令人捉弄無定的態度，大約也是此種「非常外交」「斷然手段」的態度的表現吧。

在這中東路案爆發至中俄正式決裂期內，中國始終都在希冀和平，就是到了現在蘇俄已侵入中國的重地，中國還是採取守勢，得企圖和平解決于萬一，從沒有作戰的準備而蘇俄則時緩時急而恐嚇，時而誘惑，末後竟派兵直接侵擊中國的邊境了，他們這樣的舉動，並不是不知道與協約的精神違背的，而他們終於把協約破壞，無非純爲了要擴充在華利益的原故，我們証諸中俄決裂的前前後後的事件，無論蘇俄怎樣的潑毒和狡猾，這個決裂責任問題，也總是不能撒賴的了。

專 載

結 論

我們統觀上面所列舉的理論和事實，中國對中東路案的處置，簡直是一種出于自衛的行動，因為無論那一個國家，是不能讓任何一國的僑民，在他的領土範圍作不利于這個國家的事的，現在蘇俄竟嗾使一般共產黨們在中國的領土內作危害中國的勾當；還把中國征收機關（中東路）的收入作他們進行的費用，在國際公法上，可以說得過去嗎？就算我們撇開這點不說，單就中俄協定看，有那點是他這種不法行為的依據？然而他們還敢死抓住中俄協定來爭論，我想，他實在連協定也看不清，只管儘在瞎人說瞎人說話吧，就退一步說，即使中國之收回東路是非法的，那麼，蘇俄佔盡了協定的優越的保障了，又怎的以戰爭方式求利益的維護？況他是與簽非戰公約國的一員，當然他是含有骨子的意義的，所以他簽約的時候，是以他殺人染血的手簽押着，猙獰的真面目在暗笑着，他簽約的誠意（？）如此，難怪他有這麼毀約侵華的一來，又是，他一方面抓住中俄協定，別方面却積極的作軍事侵畧，難道祇中俄協定的契約該當保留，那非戰公約的規定儘可任性毀掉的嗎？他們一方面要談法理，一方面又觸犯了國際的規律，是何等謬誤底事。即使沒有非戰公約的存在，而在華開戰又是必要的，他們總該要依照一九〇七年的二次和平會議決的開戰法

：「各國締約國均承認非有明確的預先照會，不能開戰」的規定而開戰，然而事實告訴我們，他們是不言而戰爭的，國際法之謂何？要是他們是要談法理的，對此又何詞自解？由此種種可見他們天大的蠻橫欺世處，况歸結起來從他所念念不忘死命抓住的中俄協定的本身來講，實不容他有插咀的地方，因為中國這種爲了求民族的生存對俄所施的制裁，是絕對該當的，這種制裁的方法，是有法律上的依據，和蘇俄截然不同，至于藉中國適當而合法的制裁遂生了兩國間的決裂，這責任就該由蘇俄單獨完全負擔，中國可完全不任其咎，關於這窮兇惡極的赤色帝國主義在對待我們的外交政策，許多黨國的先進者說了不少的精確的話了，胡展堂先生也說：「蘇俄對我國的外交手續，尤其謬誤得可笑，一會兒用最後通牒來恐嚇，一會兒又宣告絕交，而同時又請求我們東北長官實行談判，事前國際的法律既被他們破壞而事後外交的手續又錯亂如是，足見關於這件事的整個措施究竟是那方失常，完全的責任，應該誰負？不待細辨，已經十分明白了」是的，我們將胡先生這幾句話對對這中俄決裂責任誰屬的問題，更有了深刻的認識了，由這認識更撫着創傷的癢痕，忍不住那陣陣劇厲的酸痛，啊約，血潮激盪了，然而，我愿，我愿以噴射出來的，濺這反覆噬人的惡瘡——在我們不愿意甘心屈服的時候，讓我說，勝利終屬我們的。

會議錄

會議錄

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執行委員會第六十次

常會會議錄

時間：三月廿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本會會議廳

出席者：陳偉器 范其務 譚惠泉 蒲良柱 劉奮翹 陸幼剛 陳策

缺席者：馬超俊 林翼中

主席：范其務 紀錄：李東星

恭讀 總理遺囑 (全體肅立)

甲、報告事項

- 一、宣讀第五十九次會議錄
- 二、秘書處秘書報告執行前次決議案情形及前週工作概況。
- 三、各部會秘書報告前週工作概況。
- 四、市政府函知分裝公用水喉一案，一俟鑄就自動關閉龍頭，即行安裝。
- 五、公安局函復商借壬癸坊前第三區派出所，未能借用。
- 六、何成濬同志電復張學良司令原電。
- 七、何鍵同志及第卅八軍特別黨部電斥閻錫山之謬誤。
- 八、全國運動大會電知開幕日期，請派代表指導。
- 九、陳調元同志電知奉任為討逆軍第一總預備隊總指揮，遵於本月十二日就職。

乙、討論事項

- 一、監察委員會函為關於第九區第十六分部陳設鴉片煙具一案。經決議處置辦法，請公決執行案。

會議錄

會議錄

「說明」監委會決定處置辦法：「九區十六分部委員羅東，羅善，劉有三人，應一律予以書面警告。候補委員羅慧常予以停止黨權三個月」。

決議：通過。

二、第六區十一區分都呈請轉呈中央恢復警察特別黨部案。

決議：依照中央法令批復。

三、訓練部擬具勤儉運動方案請公決案。

決議：交陸幼剛，蒲良柱二委員審查。

丙、臨時提議

一、常務委員提議：擬由本會購置總理全集三百部，分發各級黨部以資研摩，是否有當？敬候公決案。

決議：通過。

二、劉委員奮翹提議：擬提取前民衆訓練設計委員會存款，撥作修理紅花岡烈士墓之經費。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決議：函省黨部辦理。

三、劉委員奮翹提議：擬函商省黨部提取前廣東討逆救護慰勞會餘款，二千五百元，慰勞最近前方受傷將士。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案。

「說明」慰勞會業經結束，查仍有存款三千餘元。該會決議暫交省市黨部保存。留為歡迎討逆軍凱旋之用。但最近北流之役，我軍受傷甚衆，且歡迎討逆軍凱旋亦無須此巨款。現提出二千五百元為慰勞最近前方受傷將士；尤為實際。

決議：照辦。并將款項分送六八兩路總指揮部慰勞傷兵。

蘇俄虐待僑胞之一斑

（北平通信）外交界消息：自中俄交涉發生後，華僑因受蘇俄政府之虐待，在俄不得安生，先後逃往土耳其者，如項金茂，王漢亭等，為數甚多，彼等虎口餘生，流離轉徙，由俄出境時，所有金錢貨物行裝，均全被扣留。抵土後，無以為生，為境至屬窘困，幸有中國學生王曾善，特為轉商丹麥土公使，將該被難華僑，分別遣送法意等國，俾克受我國各該地駐使之保護。駐土丹使仗義援助，高行可矜，學生王曾善拯救難僑，熱心公益，亦極堪嘉許云。

去年全世界產油額

美國產額占大半

據美國鑛山局調查，一九二九年中之世界煤油產額，共計十四萬七千八百四十萬巴律耳，較上年之十三萬二千六百〇三萬，其中美國產額十萬〇六百六十八萬一千巴律耳，占世界產額之大半，較上年之九萬〇一百四十七萬四千，約增四成，國別產油額如下（單位千巴律耳），

美國	一〇、〇〇六、六八一	委內瑞拉	一三八、九一四
蘇俄	九八、一四八	墨西哥	四四、六八七
波斯	四二、五〇〇	荷屬東印度	三六、一〇〇
羅馬尼亞	三二、五〇〇	哥倫比亞	二〇、四六〇
秘魯	一二、四六〇	阿根廷	九、八〇〇
突里蘭特	八、七一〇	印度	八、二八六
撒拉瓦克	五、二三四	波蘭	四、七三一
日本	二、一〇〇	其他	七、一六一
合計	一、四七八、四〇〇		

金價暴漲的影響及其救濟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自這個問題發生以來，我
 國國家財政和人民生計，都已經極顯然的感受
 絕大的打擊。本部因此特編就「金價暴漲的原因
 影響及其救濟」一書，詳述這次金價暴漲的原因
 價格的統計，俾閱者一目了然。留心金銀風潮
 和國內經濟問題的，不可不看。原價二角，現僅
 收回紙張印刷費，特價一角，購請從速！

- 一、敘言
- 二、金價暴漲的原因
- 三、金價暴漲與各方面的影響
- 四、中央當局的意思
- 五、財政專家的意見
- 六、國內輿論之一斑
- 七、根本救濟在獎勵生產提倡國貨
- 八、專論摘錄
- 九、兩月來金銀價格統計表
- 十、最近兩月來金銀價格之趨勢

商務印書館 共和書局 廣州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啓
 中山大學售書處 廣州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啓

中華郵政特准認為新聞紙類
 民國十九年三月廿四出版

(每逢星期一出版一次)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宣傳部

發行者 中國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宣傳部

承印者 永漢北路培英印務公司

自動電話一一八三三號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

新聲 第六期目錄

卷頭語.....	記者
時事評論.....	
閻錫山的下野.....	農
越南獨立運動的勃興.....	芸
菲律賓的獨立運動.....	真
我們須如何才能認識總理.....	林植夫
工業新革命.....	黎國材
土地制度之一般的考察.....	曾濟寬
歐洲各國地權改革的趨勢.....	陳燦章
築路籌款方法通論.....	姚希明
五權憲法之歷史的研究.....	樓桐茂
德國賠款問題與歐洲政局(續).....	高良佐
十年來之國際聯盟.....	郭思練譯
談藝術與實用和藝術的效能.....	陳宏
散文詩.....	我真譯
瞻仰(小說).....	樊錫球